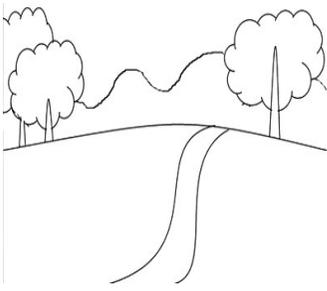


◎云淡风轻



又是柠条开花时

放眼望去,在山岭沙梁上,在沟壑渠注里。一棵棵,一簇簇,一条条的柠条开的漫山遍野,装点黄土高原这片广袤的土地。

柠条,小时候,我们村的老一辈称之为“柠夹儿”可能是根据它果实的形状来命名的。也有人叫“柠锦鸡儿”它是一种灌木植物,叶形如羽,基生棘刺,花如金铃,果似紫葵,扎根沙壤,最是耐干旱贫瘠。当春日的风吹过,柠条给荒野披了绿装。夏日的雨淋过,绿衣间又挂起了金黄色的小铃铛。深秋的柠条林,是一种景致。这时候,柠条瘦了,但土地却肥了,满地都是灰黄色的柠条叶,像给大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地毯。待到冬季,一场大雪过后,便满是银装素裹,积雪压得柠条弯了腰。次日,太阳出来,还能看到柠条上一颗颗的小冰晶。

柠条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村里人盖房子的时候,柠条可作栈柴。村里人做饭的时候,柠条是薪柴。遇到天旱和天寒的时候,柠条是羊群的救命的食材了。

每年暑假的时候,全家人都会“捋柠条籽”,变卖的钱用在了孩子们的学费,家里的吃穿用度。对于当时的孩子来说,能在开学的时候按时交学费,如果还能换个新书包,那是最美好的事情了。所以,他们不会顾及捋柠条时手被刺扎的生疼。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,我想白居易笔下的这首诗是不是除了赞美的野草,也可吟诵柠条呢?因为柠条今年齐茬茬地砍了头,明年又齐刷刷地长起嫩条,且越砍越旺盛。它不像常青树那么受宠,也没有迎客松那么娇气,它不择地点,不避风寒,只要你给它一点生长机会,它就会郁郁葱葱、蓬蓬勃勃。在沟沟壑壑,山山岭岭,田间地头,房前屋后,随便把籽一撒,不管有无水的滋养,是否土壤肥美,它都会生根发芽长成自己的本色,而且今年的籽,便成了来年的苗了。微风掠过,柠条花落了不少,再过几天,戴着手

套“捋柠夹”,再过几天,拿着笤帚“扫柠夹”……文/杨芳

◎寻味日志



有家面馆

闹市街头,董记老字号面馆生意火爆。馆子压根就没认真装修过,过去在集体单位时留下的门面,当初啥样现在还是啥样子。虽谈不上残破,但是老旧。

面馆也没挂个正式招牌。热裹面食的食客都知道具体位置。进门点个面条,排队等候,然后自己乐滋滋将碗面端到桌前。老董面馆没有端面到桌这项服务。当初就他一人,生意一忙照顾不开,街坊四邻喜欢面条口味,也没人计较服务周到。时间久了,就养成了自己端碗的惯例。

老董忙起来从不开笑脸。我去过很多次,就没见老董笑过。好像每个食客都差他钱似的,整天搭个脸忙,脾气特不好。有时候新来的食客不懂这里规矩,多问了几句,老董就一脸不耐烦。老董那里,压根没顾客是上帝的经营理念。

老董面条像是手工的,其实是机器压的。面条粗,很有劲道。平时我喜欢那种细面,泡在汤汁里的,吃完面,浓汤收尾,嘴一抹,很有满足感。老董家面条是例外。面条少汤水,近乎有点干,不过面条都裹着汤料,很重味。老董家的面也喝不了汤,没法喝,因为辣。辣是老董面条一大特色。我深度怀疑,老董家的红辣椒一定是从云贵川采集来的,因为本地没这级别的辣椒。

老董家面条花色也不多,牛肉面、牛杂面、炸酱面、雪菜肉丝面,常年老四样。顶多搭配卤豆干,他家的豆干也很好吃。

老董家的面条鲜香辣味道十足,分着重辣、中辣、微辣、不辣四个等级。我通常去也就点个不辣的,不辣也够辣了。提到那款重辣,有些暴力,于我来说心存恐惧。

和一哥们闲着打赌,以一碗老董家重辣牛肉面为赌注。两人坚持吃完碗里最后一根面条。感觉像金葫芦娃,嘴里要喷出火,逃也似离开。一直到次日茶盏续水不止,似乎要冲淡那股辣劲,小解都火辣辣般灼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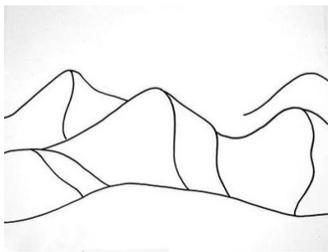
城市改造,老区都在拆迁。老董面铺也在规划中。老董看着自己年龄老了,索性就着一场拆迁,不干了,街坊看到老董在公园里微笑着遛弯,有时还能听他哼哼几句地方戏。

老董面铺换了儿子接班。选了步行街店面,重新包装,俨然百年老字号。多年的食客又开始聚集。地方网络平台鼓着劲宣传。老董成为民间美食传承人。地方旅游特色美食等招牌挂满了面馆新墙。很久没去老董老字号面铺。一日惦记再去,门庭若市人气旺。面铺环境与以前大不同,古色古香有点文化味。点上一碗炸酱面,没多时,就有穿着民族风的年轻服务员端碗上桌,挑上几筷,味道近似,分量却秀气许多。

正挑着面,忽然看见桌对面,有一年轻小伙儿揉眼睛,捧着面碗流泪。吃面吃出伤心事?邻座关切,原来小伙儿,慕名远道而来。刚才问起口味,想着川蜀火锅辣味不拒,不妨也重辣一下。想不到,吃上半碗被辣哭了。

文/杨钧

◎人生絮语



戈壁骆驼山

沿着高速公路,穿越绵延的阴山,我们一行来到一望无际的乌拉特戈壁草原。八月上旬的草原正是花草繁茂的季节,和缓起伏的戈壁草原上,蔓延着无尽的绿色,通向视觉的尽头。这是一幅徐徐展开的油画,散发出淡淡的清香,随着清风在旷野里四下弥漫。随风摇曳的芨芨草、沙葱、小灌木装点了草原的特有风貌,覆盖了戈壁的苍茫与苍凉,使茫茫戈壁呈现出生机盎然的丰富与感动。

绿色草丛中生长着一种植物——泽蒙,此时正是泽蒙花盛开之际,大约这样的草原过于素洁、神圣,泽蒙花用白色的花朵为草原装点着纯洁、浪漫。淡雅的泽蒙花就像雪绒一样,掩映在绿色草丛中,如同星星般缀满天幕。它们无语安详,把每一张笑

脸,每一次翘首,都留给大地、绿野。当草原的风吹过,吹拂这乳色的花瓣时,也拂动了我们平静的内心。

没有到过草原,就感受不到草原天空的清澈湛蓝、白云翩跹的优雅。文字无法描摹出这飘忽天际的诗意,它带着节拍,徜徉在属于自己的王国。

就在这绿野之上、蓝天之下,有一座孤独的山突兀眼前,它就是传说中的骆驼山。

它是那样的醒目,那是一种岁月沉淀的褐红色,深沉而厚重。那色彩与绿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,视觉的反差给人以凝重感。

它的形体酷似一只跋涉在茫茫戈壁的骆驼,于是内心有了疑问:这样相似的造型难道纯属偶然吗?它高昂着头颅,眼神安然静怡平视远方,将自身凝固成一尊雕塑,遗世独立、宠辱不惊,看似静若止水,其实已曾沧海百年。

不敢叩问它从哪里来?什么时间来?走近才发现它周身肌理是经过多么漫长的时光打磨,每一道痕迹都散发着久远、古老的气息。古老的褶皱记录了沧海桑田的变迁,回响着草原上金戈铁马的嘶鸣。它早已成为草原强大、勇敢的精神象征。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大自然是艺术家,大自然是雕刻家,它的大手笔作品,集宏大、美学为一体,神形兼备。这座骆驼山,只有戈壁草原做它的背景,才能烘托出它的厚重感。它独踞一隅守望草原,以沉静的华光映照出岁月变迁中那些斑驳的世俗暗影。

它耸立于戈壁的高处,千年春秋的风霜雨雪从眼前掠过,不知它的内心可曾有过落寞?

文/高莉芹

◎非常记忆



门班护士

疫情期间,我们医院各病房均设了门班护士,需要护士做好病人、陪护、探视人员的排查登记工作,期间如有个案遗漏,那后果不堪设想,责任重大。上门班的护士都不敢有丝毫怠慢,严格把守,认真问诊。

适应这样的管理是需要时

间的,也时有冲突,那天一位患者找到护士长投诉,说她在进门时,那个门班护士骂她。怎么可能?那个护士可是出了名的服务态度好,护士长一面安抚病人,一面询问,她骂你啥了?我们会严厉批评她的。那人还在气愤中,那个护士说她,一会儿进,一会儿出……啊!啊!特殊时期,特殊环境,大家理解吧!

我们是手术科室,病人周转快,上主班的我每天得趴在电脑前处理医嘱,那天一患者走过来,估计看我是老护士,又坐在电脑前,认定是资深护士,轻手轻脚凑到跟前,眯着眼睛……我抬头问,您有事儿啊?可那患者马上一副不屑的表情,努努嘴,瞅瞅门口处,说:“你们还专门雇个把门的啊!”当时带着口罩,不然会看到我张大的嘴定格在那。

上门班的护士都是下夜班返白班的,经过几天的调整,再加病人周转快,脑子里一片空白。除了几个重病人,根本不知道几床是谁?谁是几床?所以走廊里时不时飘来一声,“赵老师,有没有叫XX的?”我是白班护士,自然知道,门那边不停地喊,我这边不停地应着。

门里是严阵以待的护士,门外是需要复诊的就医者,长长的队伍在门外延伸着,毕竟是特殊人群,看着有些患者实在站不稳了,护士心软,就悄悄让进了,但嘱咐好不能说是护士让进来的,有检查的。

正在查房,一大爷凑到护士长跟前,压低声音说:“你们是咋登记的,我旁边20床的陪床的小伙子是从武汉回来的!”大爷就说还不忘用眼睛往屋里瞄,还说是偷偷跑出来的……没听说啊!这可不得了!赶快找20床核对,此时20床病人和陪床的去检查了,不在。护士长命令到,快查查昨天是谁的门班?拿来登记簿,逐行查找,昨天的门班护士正好也在班,紧张得心都跳到嗓子了。还好有记录,20床陪人是从乌海来的,那个门班护士急得拔腿就往楼下跑。一会气喘吁吁的陪着20床的患者和家属回来了,吭哧吭哧说护士长是这样的,我看了人家的身份证,又核对了,人家确实是从乌海来的。那是怎么回事呢?那你昨天昨天跟你爸说是偷跑出来的呢?啊?小伙子一脸懵,不知道咋回事儿?一旁的大爷挤挤眼睛还不忘提醒,你昨天跟你爸说,你从武汉偷偷跑出来……是这样啊!小伙子几乎是哭腔,说“我从乌海回来,我爸想孙子了,我儿子不让我走,我说我偷跑的。”“哎呀,原来是一场误会啊,乌海,武汉……”大爷兀自嘟囔着。

文/赵静